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世說新語

(上)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說新語

(上)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國學基本叢書

世說新語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右見高氏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翦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尙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尙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於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序一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觀已。說爲晉作。及於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概舉如衛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蓋於時諸公。刺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柰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粲粲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尙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五月旣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爲序。

序二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書。採掇綜敍。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稚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尙。有東京廚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褰撰。

紛欣閣題識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爲清言淵藪。梁劉孝標注。尤稱該博。明王元美參合何氏語林。併爲新語補。張文柱爲之注。原文舊注。刪削頗多。其書盛行。而世說原本。傳者寢少。曩與家弟劉雲。搜訪不得。每相歎惋。壬午歲。偶得嘉靖中吳郡袁氏所判原本。如獲重寶。因詳加讎校。重付梓人。以公同好。惜劉雲久歸道山。不復同此欣賞。爲可憾耳。

道光戊子七月望後浦江周心如又海識

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魏公 亦稱魏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玄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冲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冲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實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王公 亦稱冶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冲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尙書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綜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稚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顥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侯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參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太尉 亦稱太傅 亦稱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鑿石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文靖 亦稱僕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脩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彪字思玄 亦稱僕射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溫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大司馬 亦稱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稚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冲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郗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稱北中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珉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建武

桓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謐字雅遠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支法師 亦稱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卷目

卷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

卷二

政事第三

文學第四

卷三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上

卷四

賞譽第八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卷五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糺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說新語卷一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菴。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

聞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爲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

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跼，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芽爲藉，以雞置前，酌

酒畢，留謁卽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穎川

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鄉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奉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

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

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秦別傳曰：薛恭祖問之，奉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備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

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

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

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

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謀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箬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鯤、靖、灋、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畧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箬鄰前，于

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譙，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譙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

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

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邾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

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

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欲為下邳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欲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欲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遷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

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家有一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子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

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

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徵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

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唐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鈺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

先避怨。徒上虞。移譙國鈺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

馬。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簿。遷郎中。

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薨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

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棋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類類哀毀。不

遠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

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

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典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三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

鎮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泰高人。湘州刺史。王

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樂廣笑曰。

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

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彌。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刺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

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期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

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

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又別傳曰。父。字叔元。瑗弟。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段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代虢。諫

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段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

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實。以忠清顯

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實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嬰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遺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輿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

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人。胡人曰。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送。罪應萬死。勒知道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遺民。今當少走。僑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齋。哀三年。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

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嘆。

文字志曰：王恬，字敬

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

長豫與丞相語，恆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

不送至車後，恆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

王譜曰：導娶彭城曹詡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能，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扁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士居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探，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

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鶻，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棄棄市，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當害其主。寧

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

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頴，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

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懽，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淡，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

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合行於神明，故曰

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

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爲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

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

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

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

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瘵。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

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哀悅之後。上深為憂。薦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初桓

南郡楊廣。其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覲。仲堪不許。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賊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

王綏在都。既憂賊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

書曰：綬，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綬又知名。于時寇寃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

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

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

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

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勞，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

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

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

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軍，青

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

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

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詳家至孝母好食籩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秦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袁府君見山松別即日便征遺已

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

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倫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儂女名秦

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般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

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輒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

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

日石門有食泉一畝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尙書領軍將軍

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食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食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

言語第一

邊文禮見袁奉高閔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

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也。釋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韞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踉蹌。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韞後至。同坐以告。韞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違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諷謗之言坐

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齮齕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

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野之謂東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廣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

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偏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死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唯此三君高明之君

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荀爽一名詡漢南紀曰謂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童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三公

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

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

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譎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典略曰：衡，字

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麗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膠漆，不能相遠。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賞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見

之。衡等疾不肯往，而致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

爲漁陽摻槌，踞地來前，躡蹻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抗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鞞，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

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槌，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

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

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

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爲軍師中郎將。從攻洛陽，流矢所中卒。年三十八。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吝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

往候徽。遺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環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環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劉頭著幘出見。環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環道之。環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窺求族落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贖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

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上

漏下溼。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譽。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何有坐則

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

鄉人居。若在塗炭。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

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

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不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

。雖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輝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

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者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

父送上蔡令，烈宗卽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

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卽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

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饒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

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

。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

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

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至

亦昏明日。鬢鬢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

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

血發病。服。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

未竟而亡。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恨量小

。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

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

勾尺七寸。周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佾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薄均者。

髀之書也。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

如何耳。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

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管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者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有曾祖寵之風。遷尙書令。爲荀顛所害。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世說新語 言語第二

一九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嘗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

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

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衛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出於崑崙之山。

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

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褰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

曰：王衍，字夷甫，瑯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義，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

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成地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

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

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崙以嵯峨，其水泝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

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真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

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

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

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

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

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

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

警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

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

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佃，封琅邪王，父恭，王璋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士，心

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

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

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不敢媿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

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周侯顛也中坐而歎曰。風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鄆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洗馬。河東安邑人。祖父權。太尉。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類識通達。天資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增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潤。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驥也。必振良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粲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

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閼寇戎志存本朝

王隱晉書曰：琨，字一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偶朗，累遷，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

井州刺史，為

段日磾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

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

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

敢辭命。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恍惚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

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

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惓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下不可

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王敦兄舍為光祿勳。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職，奔姑孰。鄧粲嘗

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陳為問，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且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承

己，舉兵討之，故舍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

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於天真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和尙天姿高朗風韻邁迥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

俄而周侯遇害和尙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慶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家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家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鄠縣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陸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擊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

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裳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裳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

蚤比之甘露已為太老擊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首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

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善春秋有文辭。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

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瑗。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晏子爲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

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製裘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征伐每斬將寨旗。勒死。

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

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韶黝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誅。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住至鍾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氏。君其人也。劉弘

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監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

長孤寒。始願有限。遇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選遣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遺

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

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

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

相。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

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

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暢者人

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鄩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

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憺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

劭。字彥祖。彭城彭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願王曰：此子能

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乘朝政。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

京。周辭歸。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爰長一丈

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典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簡文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

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

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益

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秦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

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

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典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

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

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庚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

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

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

· 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 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翼所

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

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勤學。召見宴睡。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敍。極相讚悼。羊秉敍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

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齠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

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擘虎死。子

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

乘敍。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

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

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

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徽小字也。王氏譜曰。徽。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徽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

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醲。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

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

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

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論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

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

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談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輒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

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祭陽太守。論

青楚人物

酒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爽。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歎

。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

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玉儀伯。郎宗。福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禕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文叔敖。

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上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尙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

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

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馬融注論語曰。唯此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於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

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類泣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藩屏焉。中興書曰。羨年

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登北固望海云

南徐州記曰。城西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

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

欲到。卽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支道林以爲一時之後。莊子曰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答曰曲阿湖地記

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吳遷爲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也以問子弟車騎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

西突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嶽小字·徐廣晉紀曰·嶽·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

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秦伯伐晉·濟河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殷揚州殷浩別知其家貧

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

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慄，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

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續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

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宏欲卒追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

賢妻之言，愜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遠

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輔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

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

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汝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故不如銅雀臺

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

上妓。魏武遺令曰：以香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繡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

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弟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降

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詡。兼侍中。下執詭。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

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也。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

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瓊。光祿太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

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

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峯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

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詞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

郊邑正自飄警林岫便已浩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

晉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資，拜

廬江太守，薨，贈侍中。

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

鴞革響

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

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

或曰聲

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

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

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

鑿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鎮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甯

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

曰：故自佳，故自佳。○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

曰：溫在姑孰，飄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

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

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

善左僕射。領選。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是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

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綬。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器。夏曰瑚。殷曰璉。黍稷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

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規。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

潘岳秋興賦。敝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敝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

曜。僕野人也。畏廟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巖之思。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

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

曰：昔潘岳秋興賦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祕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

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

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二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疆

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

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

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諱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

州牧 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

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踰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也

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楛鞅王濟剔剔不得休

王隱晉書曰初濤

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楛鞅和嶠刺足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或云潘尼作之

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閎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

律薨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 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 沖曰臯陶嚴

贈太宰 明之旨非僕闕儒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

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買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

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又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

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諾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

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紹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

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吝之於濤。公曰爲君

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

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

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苑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

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

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晉陽秋曰：超字世輪。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右衛將軍劉超。家焉。父徽。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

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

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

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

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

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

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

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

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美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

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

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

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

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搏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搏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筥。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子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虞存弟。嘗作郡主簿。孫統存誅殺曰。存

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爽。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僕品曰。嘗。字道真。住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秦別傳曰。秦。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

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嘗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俊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

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住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根。下拂地足。意

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機

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

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隲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美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

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連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撽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

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城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已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

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珣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

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也。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媿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薰鏹，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錢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觴，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

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

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

愼·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

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邱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擊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囑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

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

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尙書傳·綴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王弼未弱冠·往見之·

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綴所知·吏部尙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

·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

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

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逢治恰好而有清理議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

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也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並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

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

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

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頡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

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於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數之徒·皆希慕簡曠·顧疾世俗尙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

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瑗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醴

嗽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有所感而夢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

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比兒胸

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不可達刺之不可及樂不可至焉公

曰良醫也注言膏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岐第二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

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

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頓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

而去者非假哉既爲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

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

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

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

行，有雋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

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

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

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

將受困寡人女培。

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

四九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

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且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疾初不於外擲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稽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稽叔夜養生論曰夫蝨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癯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無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

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係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

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

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矍如生母狗馨○殷中軍見佛經云

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

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

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

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謝

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典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

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轍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

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覽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尙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

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簡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隱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

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旂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

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

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鷦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

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鷦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

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

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郭之注所未盡。

般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般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般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劉俊已見。

般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

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卽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

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諄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逼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

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瓔珞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薩苦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濠。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奔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

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

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

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不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

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

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緡女。名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

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

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

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

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

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

富。既未易爲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佛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尙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

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

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

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

·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

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閒則無空明。如眼

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音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凝般若波羅蜜

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

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嶠謂二陵之地。函謂函谷關也。並秦

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嶠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

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

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許。大也。謀。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

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

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

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校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笠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耳通。見遠方之色。二

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則照三世者也。然則天耳。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願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

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榔。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

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

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

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敝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

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

變，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

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敝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

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俞小字。與其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連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

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

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

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廬門樓煩人。本性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覽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旣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易以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地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嶠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土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父綏。中書郎輔。住至衛軍功曹。娶琅琊王訥之女。字僧首。

永言父東陽尙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琊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尙書左丞。御史中丞。

女。字英彥。瑗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儻朗有深鑿。苻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使云：都已曉。卽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

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

五九

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

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

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

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泮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

·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无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冲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泰始中·位

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顯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

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

耶·謫·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政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礪礪·火井騰光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往

往不同。思爲人无吏幹而有文才。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

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

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下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

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

子。議郎。徵並。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敍。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間婚蜀事。不

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所用心。嘗與俗士相悟。其人攜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

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莽爲須臾。日月爲屬矚。八荒爲庭衢。

行无轍迹。居無室廬。暮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

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器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

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然視不見太山之形。

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

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敍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長省。奉朝待昏。宵中告退。雞鳴在

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

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

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噴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

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徵·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徵見王至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

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孫·足參上流·其詩賦誅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

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媵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戔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釐·乃吞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

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覓之闡更改望爲雋。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

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

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

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

累世之交爭，鄒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

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

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祖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

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婿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眞長眞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

闡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

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

· 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忠於不才，至子爲文，乃忠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

平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黃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

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諡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

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

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誦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

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壇下賦甚有才

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平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

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廡孝顧曰我亦作知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

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

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迴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

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裁為負版袴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

邦國籍也頁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河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

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

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廣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

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

云風鑿散朗或摻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限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

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

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

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胤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

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

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於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

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賧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蓋。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

以。一源。桓見賧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

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

侯羊侯。百口賴卿。

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

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

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三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

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曾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

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

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嬰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

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滿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

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諱敍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

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

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

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

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

儀同三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

贈大將軍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

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

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

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

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

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客於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

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

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

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

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

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

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遣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告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乃

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

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數。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讓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兩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堂。率殿中宿衛倉頭官。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時暴雨雷電晦冥。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千寶荀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述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固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千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弊。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顯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觀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

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破

實。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謔。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

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

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禰舒。後至。曰。

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樞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

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

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帙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概。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

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犢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

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劓。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

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劓。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稽

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董艾等專執威權。問敗見誅。 董艾等

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綬·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

共論時宜·旛等白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

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

私服·此紹之心也·旛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尙書遜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尙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

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答曰·如卿於盧毓·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尙令·號神君·累遷丞相·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遜·字伯言·吳郡

子笏·位至尙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豔·舉弓而射·卽中之·擊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

·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

·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無辭·崔卽教

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

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懷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

見一轎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

表神奇·舍英未及秀·中夏羅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收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透睡

·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男三月末開產·父曰·春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盜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

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瞻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社·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

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

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祭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

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

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

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

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敬后所生。而謂

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覲。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

彪。庾會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虜。別

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袁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袁。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袁子

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

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穎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較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穎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

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玄亮，字元亮，勃

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合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

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巳，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卽位，顯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

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

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顏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顏相見曰。大將軍

此舉有在。義無有溢。顏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擻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軍乃搗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戒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顏長史郝縱及左右文武。勸顏避難。顏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

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

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

公臨去。願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

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

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郟，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亦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田曰：晉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晉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

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箠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厄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厄罪也。命卅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

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

之。

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微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率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

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于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

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

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烏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諸侃於

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離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見

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邈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空。 魏贈司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阼。曾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

勤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其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范汪棋品曰：彪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與中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瓌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

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

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杏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慮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章。永載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保亮第三子。拔尙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珽，潁川太守。簡住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過疾而去。

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銷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

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旣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

恢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棗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遣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闕，雀誕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上

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剗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而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

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樽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歇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歇者吹律以

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尙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尙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

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

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虛奴，江散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廓，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徵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

卽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

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見。范嘗已

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甯妹也·
·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傳江表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書·

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吝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繼母·表求徒邊·安當從·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

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

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

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

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顛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漠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相婚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棊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

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

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

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善交結。爲范劭王廙所暱。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尙布衣之操。爲中

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穎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

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顛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

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顛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稽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人

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

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字別傳曰：字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

璩，字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執，許上牀便

哈臺大斲，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

隱慢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庾氏譜曰：會，字會宗，

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詳當送客過浙江，客

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

僮。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甍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

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

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宴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別

傳曰：曼，字延祖，秦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類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

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喪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白裕，憑兩人來詣丞相。和

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利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

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乘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善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

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

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

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

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劭實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蹟。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

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

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蒼不自安。浚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

優。

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

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

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

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

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

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

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

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蔡子叔

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護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

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

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館學，爲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館學，爲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

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尙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尙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

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

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尙之稱。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棋。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

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蓋。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鎗劍萬端。牛馬騶駟。駟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徽之雖不脩賞賈。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觀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蒼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

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譁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

世說新語 雅量第六

九三

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瑜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中央星。按太元末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

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皙慢戲之流。文士傳曰：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

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題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

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

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

與鄰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腳委几上，詠臚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

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

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

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會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曰。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

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

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

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

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

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

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颺。颺不納也。颺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

勸颺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

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尙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

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獪

暗。暗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尙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敍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

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

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于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

·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
·聖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雖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

參·范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使人

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綬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酈餐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

趣令酈·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晉諸公贊曰·玠·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仕至太保·爲楚王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

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欸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

·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

·聞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

·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提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

·艱·哀毀過禮·自以中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典書曰：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

荀葛

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作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鸞。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

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闕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

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興愍惻。

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

害周伯仁。彬與顓素善。往哭其戶。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愴慨。與淚俱下。

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尙不能拜。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舍之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鬪寄寶。友見讖。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鄢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翼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翼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樓遇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世說新語 識鑒第七

九九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

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俊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愜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愜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驥，特弟也。驥生壽壽，壽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諸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類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性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主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耶？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紳邪？堅曰：吏紳有罪，不紳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瑱城，自瑱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彌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恆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翼之孫，祕書監詔之子。太傅

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

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慕。恭父蘊，王忱也。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鄴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恆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菽，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劬，機

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憂。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嘗歎時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類類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鸞鸞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者。有韓國之器。正色忠審。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郡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性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韓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知虔。虔恆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時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遂舉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字孟博。汝南伊陽人。

· 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 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

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世遠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

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鶩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

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頴已吏部郎闕。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昔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

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一曰。如入宗廟。琅

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廡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

遠。玄會蝦蟇。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奔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奔字太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奔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尙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

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

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泰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

太守。歷車騎掾。娶樂國祜女。生子。乘。洽。式。亮。悅。也。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奔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曠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

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偶。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侍中。武闕

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尙約。楷清迪。虞預晉書曰：武該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該及二弟欲茂皆

周見其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該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頗憚其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

人。當可活不。萇曰。彼管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

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音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

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

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蹄。其雋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

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

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

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

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

少工射。著章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贖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視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鷓鴣水澄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

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臬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山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

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

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臬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

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鳥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

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

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繪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脩

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邪妻武周女。生粹。宏漢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與

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才學。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

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尙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晉陽秋曰。尙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

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觀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於

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

等皆
頰。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敞嘗稱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滅庾子嵩

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敞謂象曰

鄉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
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明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臚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

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

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醜俱顯一府
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